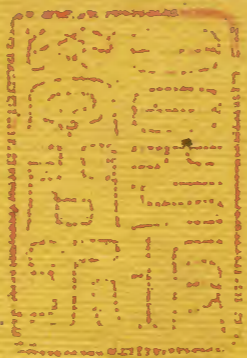


戰國策正解

燕下宋 九下
衛中山 十終



和書門			
二	四	五	七〇號
六	六	函	
五	架		
一	三	册	

內閣文庫		
九	二	和
函	四	書
二	五	
一	七	
架	〇	類
	册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570
冊數	13 (13)
函號	131 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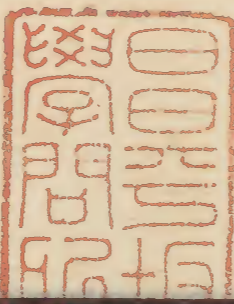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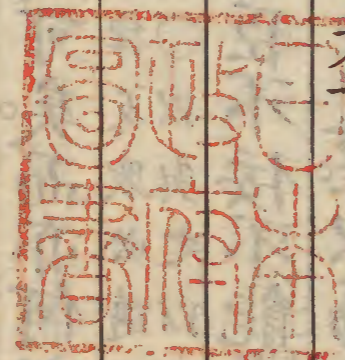


戰國策正解卷九下

橫田惟孝著

燕下

惠王凡二章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為燕之為于偽反下為燕為將自為敢為同盡津忍反下同屬

音燭未下之下遐嫁反間古莧反將子匠反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

戰國策正解 卷九下 後影圖

懼趙用樂毅承燕之敵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卒子律反，敗必邁反，暴步木反。○以與之以猶謂也。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

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

說。質，鎖通。○抵，當也。言不能奉承昭王令伐齊之命而速下三城，以順惠王之心，恐當死罪，以傷昭王

知久之明，而又害惠王愛護先王功臣之義，不欲斥言惠王故曰左右下文侍御亦爾，不敢為辭說，言不

敢自為理罪也。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

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

王之心，故敢以書對。使者之使所吏反，下南使同，數色主反。○言對使者恐二者不

明，故對以書也。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

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

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

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當丁浪及處

孟及下同，錯七路及。○高世謂高出一世也。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假節以之燕也。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積子賜及下同，夫音扶，下皆同。○舉史記作與，此恐誤徑捷也。鮑彪

曰：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愚按：新序無魏宋之宋，此恐衍。四國，趙楚魏與燕也。臣乃曰

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符節

使者所執以為信者，周禮地官門關用符節，顧反也。及復也。隨，隨諸侯之兵也。林西仲曰：毅并護趙楚韓

魏燕之兵伐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

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濟子禮及

也。言河北之地，隨昭王發舉而起兵助燕，至於濟上，而毅得之也。濟上之軍，謂諸侯之兵軍於濟上者。河

北之兵亦在其中矣。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

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

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伯音霸。○國國都也。大呂，齊鐘名。呂

子齊之表也。作為大呂元英。歷室燕二宮名。故飛齊所得燕鼎。寧臺。燕臺名。薊丘。燕都。竹田曰。冀言薊丘。生植之物。移植於齊之汶。冀徐廣曰。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是也。先王以為愜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頓猶墜也。封之謂封為昌國君。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乘繩證友。施以鼓及萌隸。通。蚤知。先見也。八百歲。通太公數之。順庶孽者。謂不亂嫡庶之分。

也。萌隸。謂至賤者。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可量。故入江而不改。差初佳。反量音亮。是猶察也。左傳。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史記。無江下。故守此。恐行。鴟夷。楫名。謂馬革為其形。以盛子胥尸。而浮江流也。不改。謂至死不背。改行他適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離。離通。非。誹。通。墮。墮許。規。反。

恐丘勇反。○林西仲曰。免身於罪。而能立功於齊。以先王之舊烈。不必去燕入趙。是其本意。受反。間。蜚。

語欲召回如謀以壞先王知人之名故恐懼而奔趙去燕正當不可測之重罪又幸燕之敵使趙伐之以為利非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國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數色角反○林西仲

曰此明己不輔趙恐待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也親疑當作信音之誤

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也疏遠毅自謂也

考異

坊本無數字高本收七十下無餘字坊本承燕作乘燕忘作亡代將軍下無者字史記先王之教作王命謂召回之命似是坊本當下無之字餘教下無也字攻之作伐之高本徑作勁坊本魏宋作趙宋錢本至國作至齊新序同坊本歷作曆纂作磨史記同坊本慚作順下有字字盧本纂作謙史記同坊本不悔作弗悔諸本去下無國字今從一本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質音致夫音扶說始銳反要一遙反恐丘勇反○反言反

覆視之也

考異

諸本反作反今從一本

王喜

凡三章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獻酒以百金為壽也

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

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樂毅奔趙後

子樂間為昌國君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

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

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

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

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

於代燕人大敗令力呈反○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

謝焉書下疑脫讓字昌國君樂毅章可以見矣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

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

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使者之使所

序作謂此恐誤謂復用之也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

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

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

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

微出明怨以棄寡人輕遣政反下不輕同○關君長

國人未知文意相似此恐衍不字微密也寡人

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

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久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

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

後形國裁

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津盡

忍反下同。要一遙反。行下孟反。下同。○關君長曰。心所新序作惡。所蓋心是惡字。殘刺。當作惡。謂於何也。

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施始鼓反。任音壬。下同。為于偽反。○故特也。失過誤也。言世雖薄我。而我特厚施之。人雖有過失。而特順用之。

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息。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

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好呼報反。語魚據反。見賢遍反。難乃旦反。○關君長曰。新序作寡人。雖惡名。此當添寡人字。

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久以自益。况傷久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關君長曰。美蓋謂受位以成尊之屬。

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久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惡音烏。○猶猶均也。

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

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言間微出明怨異於

柳下惠也。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

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

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謂君長曰。脩疑作循。謂循心所欲也。累物

猶害久。而累之。累疑作絕。愚謂簡略也。輟止也。遠者。謂疎遠之臣也。今以寡人無罪。君

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復扶又反。言

王有罪。故間怨之。惟思也。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

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

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意抑古通

用詳見秦策。慝疑當作慝。字之誤也。新序作快。義通。而汝也。揣謂揣度成也。樂間樂乘怨

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卒子律反。

考異坊本攻代作攻伐。心所作孰一字。注云。元作恐。愚謂恐亦惡訛。一本受位作受任。蓋作盡。

新序同。坊本損乎下無願字。高本無簡棄之簡字。坊本無間樂之樂字。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音併。下同。○并猶合也。趙時合於秦。以兵北向迎燕師。燕王

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

為一。而天下服矣。燕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今

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郤。秦趙有郤。天下必不

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

趙王以為然而遣之。過音戈。除使人之使。餘並所吏反。下使者同。為秦之為于偽反。

下為王同。○為秦言為趙有秦也。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

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夫音扶。○有，保，有之有。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

秦，北下曲陽為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

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復扶又反。○鮑彪曰：反，猶報也。言數為秦敗，不

能報而勝之，并燕謂兼有之。愚謂受謂趙受秦之制令也。

考異

坊本都作隙，妨作防，受下有命字。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質音致。○林西仲曰：太子丹患之，謂其太

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

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

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反。○定謂安處也，皆恐見滅

故不能安處，見陵謂丹質於秦，秦遇之不善，批擊也。韓子曰：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

之，則必殺人。太子曰：然則何由？林西仲曰：何，由得免秦禍。太傅曰：

請入圖之。鮑彪曰：請，太子入息，已乃圖之。居之有間，關君長曰：未得其計，因為是言。

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

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

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

夫音扶下除夫人餘皆同單音禪○積怨謂怨丹亡歸也寒心恐懼也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委置也振救也滅口謂秦無以獎將軍為辭單于匈奴號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

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關君長曰心昏不知且其可恐禍至必速

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

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

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卒子律及下同○徐字遠曰太子事欲速就故不能

他圖而定計於刺客也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

沈可與之謀也沈亦深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

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

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

道跪而拂席造七到反下同爲道之道音導○却行不敢背之也田先生坐定

左右無久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

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

其衰也駕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

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

也先之先西薦反○使任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荆軻可

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

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

而笑曰諾俚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

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過音下

同○僕行謂光老不能正行也不逮不及壯盛之時也不自外謂所託事重故不自疎外太子也田

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

長丁丈反下長者同為行之行下孟反○荀悅曰軻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軻

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

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

史記無下字此恐衍林西仲曰言本心不意田光之歎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

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關君長曰孤謂孤立無援若為丹自稱未允

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

秦不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彼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盡津忍反

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

下除已盡餘皆同，將子匠反，下秦將同，數十之數色主反，數困之數色角反，從子容反，使所吏反，下使以使者畢使同，刺七亦反，間古覓反，○窺以重利，謂下窺見秦王誘以重利，得所願，言可親近以逞所欲為，償取償也，陳子龍曰，欲少緩須，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吏之亡，後得合從，此其大指。

後許諾。林西仲曰，玩久之然後四字，知荆軻初以太

友不可徒死，又不得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

造問，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

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

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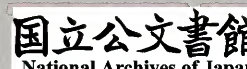
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

得哉？」騎奇寄反，恐丘勇反，下同，○略，荆卿曰，微太子

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

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

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



報太子。

說音悅。○信謂贊也。親親近也。督九。燕膏腴之地。欲獻之。故畫圖。

太子曰。樊

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

意。願足下更慮之。

林西仲曰。別圖所以窺秦者。

荆軻知太子不忍

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

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

何。

於期。樊將軍名。

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

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為之奈

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

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搯其胸。然則將軍之

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

林西仲曰。搯擬

擊也。連劫刺。都在內。抗抵也。

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

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

林西仲曰。偏袒。露其頸。扼腕。按其掌

為自刎之狀。關君長曰。皆奮厲之貌。切齒拊心。不忍奮怒之意。

太子聞之。馳往伏屍

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

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之

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入血濡縷。人無

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荆軻。

盛音成。淬。通。取內反。○司馬貞曰。徐姓。夫人名。男

子也。愚謂。淬。燒。劍。而入。水。也。林西仲曰。血。出。僅。如。一。絲。言。極。少。也。為。裝。治。行。裝。謂。將。七。首。入。督。亢。圖。內。以

匣貯之也。預求。言係平日所求者。燕國有勇士秦武

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為副

呈反○陳子龍曰詳語意以武陽十三時曾殺久未
必爾時方十三歲也堅子之稱如竟成堅子之名不
必幼童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

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

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

太子曰今日往而不返者堅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

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

辭決矣遂發為于偽反下嘉為前為為燕同復扶又
反下同堅殊遇反義同堅○關君長曰

往而不返者言武陽敗事必死而
不反客久不來故云辭去決矣太子及賓客知其

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林西仲曰太子使人著
喪服送之以堅其意至易

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

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慷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

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和戶卧反
徵張里反

上時掌反下得上同○祖行祭也地形訓曰變徵為
高蓋其聲悲蕭蕭風聲慷慨壯士不得志也羽聲益

壯林西仲曰既云取道則在道上且行且擊且歌也
故再加又前二字士指送行賓客及道路中有心人

以世無知己故悲復念己有以自見
故壯不顧徑去不與送行者作別既至秦持千金

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

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

王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

戰國策上解 卷九下 十四 後周園莊

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
 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
 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
 燕使者咸陽宮。遺唯季及朝直遙反。○劉伯莊曰。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爾。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吳師道曰。按前漢書。大行設九賓。恐即秦儀也。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
 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
 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
 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奉芳勇反。○懼懼也。林西仲曰。假借。謂不使下迫近威嚴。致其驚懼失儀也。時匕首在地圖匣中。武陽所執。軻恐秦王竟喚武陽無所施其劫刺。故為

此語欲下代武陽持圖上殿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

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
 袖。而右手持匕首。揜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

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見賢

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
 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

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
 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

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卒猝同。下卒惶同。夏戶雅反。下同。且七餘

反下同提都禮反下同
提擲也擲軻使不得前

秦王之方環柱走卒惶急

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劔王負劔遂拔以擊荆軻

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

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

以報太子也斷音短中丁仲反下同被皮寄反創音

之易於施力也關君長曰方提囊軻不得前而王能

負劔愚謂廢猶仆也齊策大廢於後箕踞坐形如箕

也約契復侵地之約契也林西仲曰既不得劫又不

能刺其自笑自罵之辭至此方恨生劫非策乃易視

秦王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

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

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坐才財反差初佳反

者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

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

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

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

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

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林西

仲曰

稱二荆軻客以明軻客皆非常人惜軻為丹所疑不得

待客與俱也稱為燕報讐不及丹者明丹用不得高

漸離即用軻所中不以能盡軻之用也

考異

一本六國下無兵字高本批作排坊本容作

坊本其勇沈作而慮沈道太子下無日字高本傳
 交間有願字坊本得交下無於字即起作則起高
 本至門下無戒字坊本者國下無之字下同田光
 俛作田先俛之行作爲行高本爲行下無而字致
 光之言作明不言也坊本無言作不言高本以死
 作已死此天下無之字哀燕下無而字坊本饜作
 刺王翦下無將字臨作距趙不下無能字不敢作
 莫敢彼悉作使悉諸本脫作則今從一本盧本彼
 大事使大坊本償下無破字上願下無而字高本
 無具字盧本久之荆卿作荆軻坊本趙王下有遷
 字夫今作夫一字曾錢本金作懸金坊本無誠能
 之能字無爲之二字奈何下無荆字一本善見作
 召見坊本其袖下無而字堪作棋下無抗字此臣
 下有之字拍作腐下無也字夫人下無之字與忤
 視作牯視二字疑其下無有字返作反無太子下
 及字曾本和無而字一本徵作濮曾本不復作
 不後坊本慷慨羽聲作羽聲忱慷指作衝畏慕作
 怖一字拒大王作逆軍吏獻燕下無之字期頭間
 有之字陛下無下字纂色變作變色坊本謂軻下

無日字高本奉之下無秦王二字坊本搵下無抗
 字高本袖絕作絕袖坊本操作摻高本時惶作時
 怨曾本作恐高本環並作還尺寸之兵作尺兵二
 字坊本陳下有於字高本無提下荆字下同坊本
 無秦王下之字高
 本良久下無已字

凡五章

戰國策正解卷九下 終

單國策正解 卷九下

十一
後彫圖藏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戰國策正解卷十

宋景公

景公 凡四章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

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

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

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

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

我國策正解 卷十 後彫圖藏

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

見賢遍反○高

誘曰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愚謂王唯

一身故曰少國民衆多故曰衆見之王見翟於楚王也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

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

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

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

舍音捨○高誘曰文軒文錯之車也愚謂

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

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

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

梓榎柎豫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

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澤名鮒小魚也長松以下五木大木也與此同類言與竊疾同類也

考異

吳師道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臣云人臣並而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臣如臣字作臣

臣即人也坊本短並作短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

徵召也

宋君使使者請於趙

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

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

王之有以命敝邑

使者之使所吏及下同夫音扶趙

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

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高誘曰：如當也。梁強必兼

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

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

邊城，趙邊境之城也。言不與梁攻邯鄲，而別受邊城而攻之也。徐，緩也。留，稽留也。關君長曰：待及也。有，保

有也。蓋言不與邯鄲不取斥言之詞。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

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說曰：宋人止

於此矣。說音悅。止於圍邊城也。故兵退難解，德施於

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難乃且反。解音蟹。施

始政反。關君長曰：名謂助梁救趙之名。加於宋也。實謂二國之交歸於宋也。愚謂此記者之詞。

考異坊本無足字。曾錢本臣作惡。自此至卷尾。曾本皆然。坊本吏作史。亦下無說字。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長丁丈反。高誘曰：大尹

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愚按：韓子事下有矣。今君少主

也。而務名九字無。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

太后之事矣。則公常用宋矣。令力呈反。高誘曰：事

后共為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關君長曰：高注母字疑姊妹之訛。

考異韓子章首有白圭二字。

宋與楚為兄弟。關君長曰：約結和。齊攻宋，楚王言救

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宋因楚將救已，

於齊賣謂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以明宋之

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

我國策卷之七

後形圖說

宋易矣為于偽反相息亮反易以

剔成凡一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索

白反下同說音悅下同勸當作歡言與使者歡也說見趙策臧子憂而反其御曰

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

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

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夫音扶解縉曰堅臧

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楚王許而不救果如

臧子之所意

考異

一本臧下並有孫字許救下有之字坊本果下無攻字

君偃凡一章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驪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

生巨必霸天下高誘曰康王辟公之子剔成弟驪王

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孫太史在焉愚按字書無驪字姚宏曰新序爵生鸛按

通鑑作鸛集覽云鸛字韻書無之正誤說苑作鸛字林云鸛屬恐古字亦作鸛是疑鸛為鸛此說似是

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

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

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割偃之背

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射食亦反○下當作地新

冠鮑彪曰冠不覆額愚按韓子蔣席額綠白虎通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也云云犯大辟者布其衣裾而

無顏緣故不覆額駭驚擾也。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

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

禍。新序得下有病字。此恐脫落。不為謂不脩德也。言宋恃祥而不修德。故祥反為禍也。

考異 坊本亟作速

凡六章

衛

靈公 凡一章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

近附近之近。○近近狎也。癰疽人姓名也。韓子作雍。孟子與此同。說苑作雍。蓋音相近而通用。關君

長曰。言專擅君之權勢。以掩蔽其明。使不知左右之人。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

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

聞夢見入君者。夢見日。今子奚為夢見竈君。而言君

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昔日猶對曰。日并燭天下者

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

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

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并音

音揚。○煬對火也。淮南子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只

關君長曰。後之人無從見。猶言無從見後之人也。以

人當竈。以喻蔽君明也。愚按。此章元在趙策。蓋策士

引靈公事。以告時君也。首尾必有闕文。鮑彪不察焉。

考異 諸本奚為作日一。字今從纂及一本。

悼公 凡三章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

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

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過音戈下同之使之使所吏反下同將下之下

遣嫁反造七到反○犀首蓋三晉之臣非公孫衍說見秦策黃國名也關君長曰已猶卒謂伐黃事卒也

衛君懼束組三百緇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高誘曰組斜文

紛綬之屬也十首為一緇也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

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

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

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夫音扶惡烏路反○南文子衛大夫也內謂國內臨謂以

功處其上倫輩類也議謂諧短之坐猶居也言勝黃不歸居外制御在內者是言勝黃速歸必不來衛也

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

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重直用反○破心恐懼也果勝黃城帥師

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遺唯季反○高誘曰野馬

駒駘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愚按高注百下疑脫百字衛君大說羣臣皆

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權而子有憂色何

說音悅○關君長曰大國指智伯懼謂懼心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

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

致之君其圖之小國之禮言小國事大國之禮衛君以其言告邊境

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也。反還也。

考異

坊本無白字，一本大國作二。國坊本小國之禮下無也字。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乘繩證反。顏太子名君子猶君之子也。

考異

高本連前章。

嗣君

凡五章。

秦攻衛之蒲，胡行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

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除為衛之為，餘並于偽反，下為公同，復扶又反，并音併。○高誘曰：蒲，衛邑也，賴利也。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援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故危。樗里疾曰：奈何？胡行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守手又反。下同。○戒謂告之以釋攻。胡行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

拜。因効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言
待胡行胡行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擣里子亦得三
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考異 坊本無復字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許之以百金。高誘曰：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樹，因以為號。若柳下惠，愚謂許之以百金，謂使客得見魏王，許與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高誘曰：溫故曰脩。客趨出，至郎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也。郎即廊，鮑彪曰：佯若不為衛客，偶思

念得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夫音扶，過猶甚也。

奚以知之？王問也。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是以知之。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趨音促，○曰字疑當在衛上。

考異 高本專作博，一本郎門作郭門，坊本是以作以是。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高誘曰：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為君也。愚謂胥靡，或云腐刑，或云相隨坐輕刑之名，未知孰是。左氏，衛邑也。吳師道曰：衛君贖之者，耻其失政廢刑爾。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之讀如與，地指左氏。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耻，雖

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治直吏反。○碩哲夫曰。百恐里誤。愚謂言雖小國無不治。

雖大國無不亂。教化喻於民。則地雖小。足以為治。所謂治無小也。上失政廢刑。下無廉耻。則地雖大。將何以用之。所謂亂無大也。

考異 坊本以百作一百。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

益損也君必善子。且七餘反下同說始銳反。○人生勿益損謂使之一如其教。

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

所用者縹錯拏薄也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

必無與君言國事者。盡津忍反好呼報反。○死猶將死也食字恐行高麗猶甚美也。

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縹縹錯

謂好觀美縹錯拏薄二臣名。

主斷於國而拏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

矣。斷丁亂反。○關君長曰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

子曰公孫蓋臣不敢斥言君之滅亡泛言子孫故曰公孫氏愚按呂子長利篇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

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注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

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縹錯拏薄之族皆逐也。息相

亮反。○高誘曰公期嗣君子也。

考異 坊本相公下有子字逐下有之字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

謂僕曰拏驂無駑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

火入室見曰徒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

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上時

掌反。○高誘曰：拍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咎也。愚謂：扶下疑脫。下字謂人扶。婦下車送母。母送婦者。是蓋為交淺言深也。首尾必有闕文。李元齡曰：此言必有為而喻。今不全得之矣。

考異

高本無母下。曰。字坊本要作至。

凡九章

中山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

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將子近反。○樂羊

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鮑彪曰：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為徇國之法。

也。關君長曰：此著書者之詞。

考異

坊本稱之下有曰。字食子間有其字。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

五疑當作三。三王謂燕趙中山也。下章曰：中山與燕

趙為王。可以見矣。後持謂始立二王之後。中山執持爭之。而為王也。齊謂趙魏曰：寡人

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以中山小國故

齊羞並為王。伐之使不得稱王也。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

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

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大恐之恐。丘

必恐同。素所自反。○鮑彪曰：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今所謀者。救亡爾。不求為王。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

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為于偽反。下為。齊見

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齊見

之齊疑當作登。鮑彪曰。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愚謂恐謂恐亡其國。附謂親附趙魏。羊疑當作中山。蓋二字誤合。而為羊也。下同。

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難乃且反。○為君難其王。言中山以為齊難已為王也。張丑

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五國。五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五國也。且張登之為久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塞先北反。○關君得之。而相憎。同憂者。欲人助之。而相親。愚謂五國。蓋楚魏趙韓燕也。負海。齊也。言五國相與王中山。而齊獨不欲與之。為王。是五國之所欲。皆在王中山。而其所以憂在齊。之不與焉。奪五國。謂奪五國之所欲也。致猶來也。塞不通也。謂絕好也。故特也。言齊致中山。五國懼。必先與中山。並為王。而持親厚之。臨猶臨御也。微計。謂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密策也。

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

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

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河東魏地關君長曰疑行今字大國趙魏

考異坊本嬰中山下無之字奪五國以下並作四國注云元作五今從元本之為作並為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倖名於我欲割平

邑以貽燕趙出兵以攻中山使所吏反下重使使者同乘繩證反下同○倖

也藍諸君患之司馬貞曰戰國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道曰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

樂毅同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

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倖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

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

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好呼報反○關君長曰位蓋尊位言

好齊王貪中賂地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

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言成中山為

主之事遂定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說

銳反下說齊同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

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

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

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

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夫音扶。難乃旦反。○關君長曰。為謂其所為也。費謂割地。強敵危謂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為中之為于偽反。與聞之與音預。○隘塞也。即謂閉關不通使者。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

也難田簡謂司馬憲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使所吏反。下同。屬音燭。○屬耳。私語也。謂下憲與趙使者語。國之陰事。果令趙請之。君弗與。令力呈反。下同。○憲從簡言。令趙王請陰簡。而中山君不與也。司馬憲曰。君弗與。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言趙王必不怒。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為司馬憲。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為偽反。○關君長曰。自由也。言由謂憲取使者之歡也。為司馬憲。謂無內難。為陰簡。謂立為正后。此記者之言。

考異

坊本自謂作自為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

陰姬即陰簡江姬亦美人也

司馬憲謂陰姬

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

見臣乎

公父也言陰姬得為后則父得封否則禍及父

陰姬公稽首曰誠如

君言事何可豫道者

稽遣禮及○關君長曰

司馬憲

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

聞字疑涉下文而誤行或能字

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

王說

音悅下大說不說同司馬憲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

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

之開君長曰商較敵勢為戰之資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

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

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

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

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

其眉目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

之姬也

權頰通○徒歌曰謠以臣之以恐衍言不能及謂言之不足盡其美也准鼻頭頰頰權輔

骨衡眉上犀角首骨偃月額骨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

司馬憲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

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憲辭去

即若歸報也

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

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憲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憲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好呼報反。高誘曰。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

考異

坊本連前章于民作得民通作至固已作固以若下無乃字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高誘曰。主父趙武靈王也。疵趙臣也。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直朝

之矣

高誘曰。言以此說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

張登曰。此王所

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離力智反。無往不往。齊也。厚謂厚德也。

考異

坊本千乘作百乘。位作倍。趾作玉。趾二字。佐王下無中山二字。高本聞之下無必字。

司馬憲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使所吏

為于為反。下為己為司同。相息亮反。下同。中山

誘曰。憲中山臣也。使於趙為己求相於中山也。

中山

也

中山

君出司馬憲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

乘繩證反○關君長曰食盡司馬憲頓首於軾曰臣

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

也鮑彪曰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憲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

為司馬憲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長曰中山君以為其與趙有陰而知之因大疑弘也

陸深曰弘中司憲而先露言故意得反客為主以中

公孫妙哉

考異坊本憲並作善下章同參乘下有公孫二字何也下有曰字

司馬憲三相中山陰簡難之同○陰簡中山君美入

遙反下同○窮閭隘巷不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

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

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以賢者不耕戰故

考異坊本疵作疵車下有者字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

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

士大夫也閭若璩曰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

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

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

都之明徵也不遍不及子期也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

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
 餓且死，君下壺滄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
 死之。故來死君也。謂戎事死君謂為君死也。中山君
 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
 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滄得士二人。
高誘曰：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
 之必厚，德已也。一滄之施，而有二子之報，人之相怨
 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
 也。羊羹不遍，而有出亡之患也。

考異

坊本擊作翠，滄作食，一本作滄，坊本餌
 之作臣，父，篡士二人作二死士，盧本同。

魏文侯欲殘中山。高誘曰：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

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為正妻，因封

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并音併，復扶又反。○高誘曰：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

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
 山以為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考異

一本以上二章在下，樂羊為
 魏將，章之前，坊本襄作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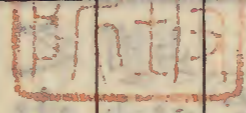
凡九章

戰國策正解卷十終

單臣受上角 卷一

十一

行周臣



凡次章

Main text columns in vertical script,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山, 吳, 中, 山, 縣, 立, 市.

Blank pag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open book.

